

作文大师丛书

卢
隐
·
卷

作文大师

一代大师的经典篇章
是我们下笔为文的杰出典范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文大师·庐隐卷/庐隐著;符笑汀点评

—2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6

ISBN 7-80617-205-X

I. 作… II. ①庐…②符… III. 作文课-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G634.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778 号

作文大师·庐隐卷

作 者 庐 隐

点 评 符笑汀

责任编辑 洪 声

执行编辑 易含宇

责任校对 双 双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92

E-mail hshshs@public.cs.hn.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29 千

第一读者强力推荐

以一代大师的手笔来启迪我们怎样写好作文，这真是极富魅力的创意。

谢正华 特级教师

篇篇耐读，愈读愈敬佩，他们真不愧是作文大师。

杨惠源 特级教师

所选的范文，多姿多彩，风光无限，这是绝对在课本中不能得到的享受。

赵祺祥 特级教师

不读不知，一读相见恨晚，用心揣摩大师的作品，真令我在作文中获益不浅。

于谦 高中学生

读大师的作品，方能真正体会写作的乐趣，我相信我以后的作文会写得更好。

董志 高中学生



责任编辑 / 洪 声

执行编辑 / 易含宇

碧涛之滨	1
灵魂的伤痕	5
东游得来的礼物（外一篇）	9
华严浣下	13
月下的回忆	19
海边上的谈话	24
最后的光荣	31
扶桑印影	35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50
最后的命运	59
月色与诗人	61
寄一星	66
寄燕北故人	68
醉 鬼	74
海滨消息	79
吃 语	84
郭君梦良行状	89
寄天涯一孤鸿	95
灵海潮汐致梅姊	106
寄梅巢旧主人	119
月夜孤舟	123
吊英雄	127
愁情一缕付征鸿	129
《曼丽》自序	136
生命的光荣	138
醉 后	143

寄波微	148
雷峰塔下	152
祭献之辞	155
石评梅略传	164
夜的奇迹	174
星 夜	176
美丽的姑娘	178
春的警钟	180
秋 声	182
赠李唯建	184
几句实话	186
东京小品	193
秋光中的西湖	243
给我的小鸟儿们	254
玫瑰的刺	265
灾还不够	308
屈伸自如	310
监守自盗	312
愧	314
夏的歌颂	316
恋爱不是游戏	318
花瓶时代	321
我愿秋常驻人间	325
男人和女人	327
窗外的春光	330
西窗风雨	334

我的创作经验	338
吹牛的妙用	340
童年时代	343
中学时代	363
第一次的教员生活	370
大学时代	375
著作生活	390
思想的转变	398
社会经验	407
从来不追悔	415
我的宗教	417
我的嗜好	420
我创作时的习惯	422
我对于教育的意见	424
我对于恋爱的主张	429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434
云鸥情书选	439

碧涛之滨

今天的天气燥热极了，使得人异常困倦。我从电车下来的时候，上眼皮已经盖住下眼皮；若果这时有一根柱子支住我的摇撼的身体，我一定可以睡着了。

竹筠、玉亭、小西、名涛、秀澄都主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我虽是正在困倦中，不愿多说话，但听见了他们的建议，也非常赞成，便赶紧接下道：“好极！好极！”在中国饭店吃了一饱，便出来打算到我们预计的目的地——碧涛之滨去。

一带的樱花树遮住太阳，露出一道阴凉的路来。几个日本的村女站在路旁对我们怔视，似乎很奇异的样子；我们有时也对她们望望，那一双阔大的赤脚，最足使我们注意。

樱花的叶长得十分茂盛；至于樱花呢，只余些许的残香在我意象中罢了。走尽了樱花荫，便是快到海滨了，眼前露出一片碧绿平滑的草地来。我这时走的很乏，便坐在草地上休息，这时一阵阵地草香打入鼻观，使人不觉心醉。他们催促我前进，我努力的爬了起来，奔那难行滑泞的山径。在半山上，我的汗和雨般流了下来；我的心禁不住乱跳。到山滨的时候，凉风打过来，海涛澎湃，激得我的心冷了，汗也止了，神情也消沉了。我独自立在海滨，看波浪上的金银花，

和远远的云山；又有几支小船，趁风破浪从东向西去，船身前后摇荡，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我不禁想到我这次到日本的机遇，有些实在是我想不到；今天这些同游的人，除了玉亭、竹筠、秀澄是三年以来芸窗相共的同学外，小西和名涛全都是萍水相逢，我和他们在10日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更说不到同好，何况回到这人迹稀少的乡村里来听海波和松涛的鸣声……

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他们忽催我走，我只得随了他们更前奔些路程。后来到了一个所在，那边满植着青翠的松柏，艳丽的太阳从枝柯中射进来，更照到那斜坡上的群草，自然分出阴阳来。

我独自坐在群草丛中，四围的芦苇差不多把我遮没了；同来的人，他们都坐在上边谈笑。我拿了一枝秃笔，要想把这四围的景色描写些下来，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无如奔腾的海啸，澎湃的松涛，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的声浪，支配了我的心灵，使我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写起来。

在芦苇丛中沉思的我，心灵仿佛受到深醇的酒香，只觉沉醉和麻木。他们在上面喊道：“草上有大蚂蚁，要咬着了！”但是我绝不注意这些，仍坐着不动。后来小西他跑在我的面前来说：“他们走了，你还不回去吗！”我只是摇头微笑。这时我手里的笔不能再往下写了；我对着他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来。前此我想不到我会到日本来，现时我又想不到会到横滨来，更想不到在这碧涛之滨，他伴着我作起小说来；这不只我想不到，便是他恐怕也想不到。天下想不到的事，原来很多；但是我的遭遇，恐怕比别人更不同些。

我无意的往下写，他无意的在旁边笑；竹筠更不久也跑

到这里来，不住地催我走。我舍不得斜阳，我舍不得海涛，我怎能应许她就走呢？并且看见她，我更说不出来的感想，在西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和她的容貌正是一样。现在我们相隔数百里，我看不见她天真的笑容，也听不着她爽利的声音；但她是我淘气的同志，在我脑子里所刻的印象，要比别的人深一些。世界上是一个大剧场，人类都是粉墨登场的俳優。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是正在作戏，事事都十分认真，他们说人大了就不该淘气，什么事都要板起面孔，这就是道德，就是做人的第一要义；若果有个人他仍旧拿出他在娘怀里时的赤子天真的样子来，人家要说不会做人。我现在已经不是娘怀里的赤子了，然而我有时竟忘了我是应该学做人，正经的面孔竟没有机会板起，这种孩子差不多会做人的人都要背后讥笑呢。想不到他又是一样不会做人，不怕冷讥热嘲，竟把赤子的孩子气拿出来了。——我从前是孤立的淘气鬼，现在不期而遇见同调了；所以我用不着人们介绍，也用不着剖肝沥胆，我们竟彼此了解，彼此明白，虽是相聚只有几天，然而我们却作了很好的朋友。……我想到这里，小西又来催我归去，我只顾向海波点头，我何尝想到归去！

竹筠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无意回头一看，竟吓了一跳，不觉对她怔视；她也不说什么，用手拊在我的肩上，很温存的对我轻轻说道：“回去罢！”这种甜蜜的声浪，使得我的心醉了……

名涛从老远的跑来道：“快交卷罢！不交便要抢了！”其实我的笔是随我的心停或动的，而我的心意是要受四围自然的支配的；若要我停笔，止有四围的环境寂静了，那时候

我便可掷我的秃笔在那阔无际涯的海波里……。现在呢，我的笔不能掷；不过我却不能不同碧海暂且告别，也不能不同涛声暂时违离。我又决不忍心叫这些自然寂寞；碧涛之滨的印象，要同我生命相终始呢！

[浮想]

在中国 20 世纪的新文学时期，学养与才华都很可观的作家并不多，就中女性作家尤少。白薇、冰莹、冰心、张爱玲及丁玲外，庐隐是很有才情和根基的。

丰富而敏捷的联想，是一个优秀的作家绝对不可或缺的。“丰富”是财，“敏捷”是才，杜少陵赞叹李白“敏捷诗千首”，重心便着落在“敏捷”二字。

联想若能新颖而贴切，则更非一般之才。庐隐在碧涛之滨，看到波涛中的小船前后摇荡，蓦然间便由“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而想到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这一份敏捷、新颖与贴切，如若等闲读之，则未免“暴殄天珍”了。

由于人们的命运宛如流水中的孤舟，所以人间的情事，便远非人所能预想预知。于是，文章后面一连串的“想不到”，便有了一种自然的过渡和引领。

于是，“小船”和“命运”的联想，便成了全文的思路、抒情、叙事、用笔的引路灯光。

看来，联想虽然是重要而美好的，却也不宜乱想，至少不宜乱用。

其实，世事大多如此。

灵魂的伤痕

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独坐深思，这时我便把自己站在高高的地方，——暂且和那旅馆作别，不轩敞的屋子——矮小的身体——和深闭的窗子——两只懒睁开的眼睛——我远远地望着，觉得也有可留恋的地方，所以我虽然和他是暂别，也不忍离他太远，不过在比较光亮的地方，玩耍些时，也就回来了。

有一次我又和我的旅馆分别了，我站在月亮光底下，月亮光的澄澈便照见了我的全灵魂。这时自己很骄傲的，心想我在那矮小旅馆里，住得真够了，我的腰向来没伸直过，我的头向来没抬起来过，我就没有看见完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夜里我可以伸腰了！我可以抬头了！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月亮就仿佛是反光镜，我站在他的面前，我是透明的，我细细看着月亮中透明，自己十分的得意。后来我忽发见在我的心房的那里，有一个和豆子般的黑点，我不禁吓了一跳，不禁用手去摩，谁知不动还好，越动着这个黑点越大，并且觉得微微发痛了！黑点的扩张竟把月光遮了一半，在那黑点的圈子里，不很清楚的影片一张一张的过去了，我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来：——

眼前一所学校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写的是：“京都市立

高等女学校”。我走进门来，觉得太阳光很强，天气有些燥热，外围的气压，使得我异常沉闷，我到讲堂里看她们上课，有的做刺绣，有的做裁缝，有的做算学，她们十分的忙碌，我十分的不耐烦，我便悄悄地出了课堂的门，独自站在院子里，想藉着松林里吹来的风，和绿草送过来的草花香，医医我心头的燥闷。不久下堂了，许多学生站在石阶上，和我同进去的参观的同学也出来了，我们正和她们站个面对面，她们对我们作好奇的观望，我们也不转眼的看着她们。在她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学生，走过来和我们谈话，然而她用的是日本语言，我们一句也不能领悟，石阶上她的同学们都拍着手笑了。她羞红了两颊，低头不语，后来竟用手巾拭起泪来，我们满心罩住疑云，狭窄的心，也几乎迸出急泪来！

我们彼此忙忙地过了些时，她忽然蹲在地下，用一块石头子，在土地上写道：“我是中国厦门人”。这几个字打到大家眼睛里的时侯，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喜，又含着悲哀的叹声来！

那时候我站在那学生的对面，心里似喜似悲的情绪，又勾起我无穷的深思。我想，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到此地来，不是孤寂的，我有许多同伴，我，不是飘泊天涯的客子，我为什么见了她——听说是同乡，我就受了偌大的刺激呢？……但是想是如此想，无奈理性制不住感情。当她告诉我，她在这里，好像海边一只雁那么孤单，我竟为她哭了。她说她想说北京话，而不能说，使她的心急得碎了，我更为她止不住泪了！她又说她的父母现在住在台湾，她自幼就看

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她知道在那里永没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她才留学到此地来，……但她不时思念祖国，好像想她的母亲一样，她更想到北京去，只恨没有能力，见了我们增无限的凄楚！她伤心得哭肿了眼睛，我看着她那暗淡的面容，莹莹的泪光，我实在觉得十分刺心，我亦不忍往下看了，也忍不住往下听了！我一个人走开了，无意中来到一株姿势苍老的松树底下。在那树阴下，有一块平滑的白石头，石头旁边有一株血般的红的杜鹃花，正迎风作势；我就坐在石上，对花出神；无奈兴奋的情绪，正好像开了机关的车轮，不绝的旋转。我想到她孤身作客——她也许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不自然的藩篱，已从天地开始，就布置了人间，她和她们能否相容，谁敢回答呵！

她说她父亲现在台湾，使我不禁更想到台湾，我的朋友招治，——她是一个台湾人——曾和我说：“进了台湾的海口，便失了天赋的自由；若果是有血气的台湾人，一定要为应得的自由而奋起，不至像夜般的消沉！”唉！这话能够细想吗？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呵！人心是肉作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炎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他不思；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他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他不流！

呵！热血沸了！

泪泉涌了！

※

我不怕人们的冷嘲，也不怕泪泉有干枯的时候。

呵！热血不住地沸吧！

泪泉不竭地流吧！

万事都一瞥过去了，只灵魂的伤痕，深深地印着！

[浮想]

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旅馆，”倒也新颖别致。古人视天地如逆旅，浪子视家如客栈，现代文学里也有把心灵比喻成客舍的。但把身体看成旅馆，也许是庐隐姑娘的创意。

异国他乡，邂逅同胞，原是人生很快意的情事。为什么这两个素昧平生的天涯漂泊者，会在萍水相逢的一刹那以泪洗面呢？

这样的故事如果发生于英吉利、法兰西或瑞士、比利时这些国度，接下来的镜头，一般应该是豪放的吻抱、热烈的欢歌或酒吧的流连……

她们相逢的场合，虽然是在西方化了的日本，但她们的祖国，却是中国。她们的生活与梦想的全部背景，都在中国——风雨飘摇、疮痍满目的中国。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啊！这份深刻的悲哀，只借了两个女孩的天涯邂逅便倾泻无遗，庐隐的慧心妙笔竟是如此地以苍凉出之，令人爱慕，也令人惆怅。

苏曼殊有句云：

“想逢英话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

庐隐此文，是曼殊此诗的最好诠释矣。

东游得来的礼物（外一篇）

当我离开祖国海岸的时候，正是落英缤纷，送春回去；现在我回来了，院子里头的碧桃，已结子了，“光阴草草人事劳劳”真不禁怅惘前尘！

我这次到了日本，沿途饱赏了海上的生涯，领略了岛国的风光，在我的脑膜上，刻了许多的新影片，时时涌现出来。每逢奔波的余暇常常独自凭栏；听满院的松声，澎湃如涌波涛；有时蕉雨淅沥，滴滴新翠，浸透了我软弱的心，微妙不可名言的情绪之流，占据了我心灵的全部，这时我的纸笔就不免要忙碌了。

我觉得万物都可以任意和我聚散，我对于万物的聚散，也觉得如行云流水，任其自然，在这种淡泊的生涯中，那枝不满三寸秃了尖的钢笔，和无论什么样的纸，却使我深深迷恋，不能有一天离开他，在我苦闷的时候，安慰我；在我兴奋的时候，鼓舞我；任是我用他诅咒人群，任是我用他赞美自然，他都不反抗我，在这广漠的世界上他们总算是我共生死，同患难的好朋友了。这次东游得来的礼物，也都亏他替我携回，我真是永远感激他，用最红的，最热的血，供养着他；更用最清的，最透明的——可以照见人心的泪，浸透了他，才能写出洋洋洒洒美丽的文字来，和人们赤裸裸地心接